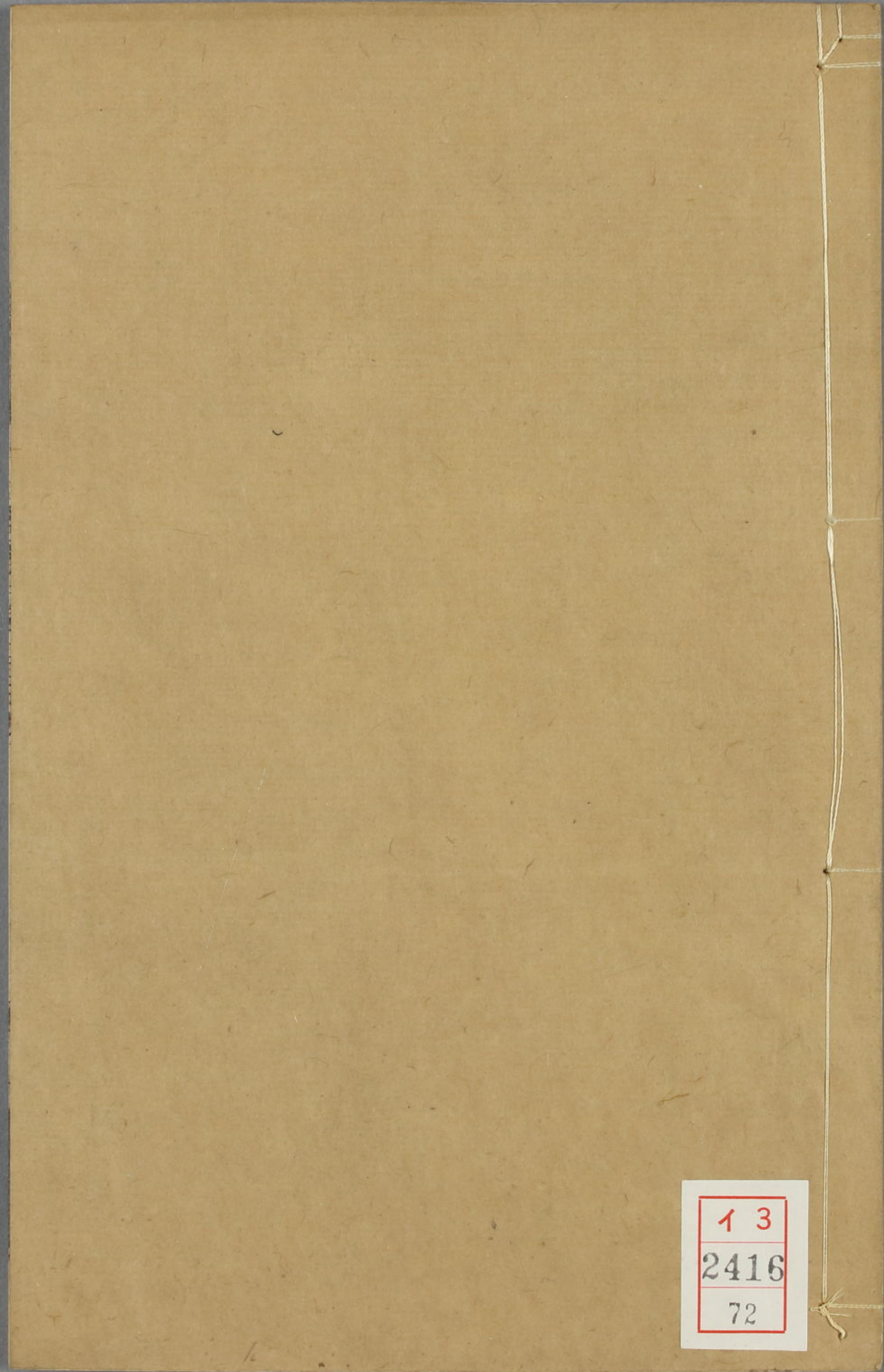




13
2416
72



13
2416
72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半澤文庫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徒刑
肉刑
流刑
贖刑
杖刑
族刑
罰親

公族刑
財產沒官
罰故
不齒

象刑一

原惟明 非古
刑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作

墨其臆畫之犯制以緒著衣菲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楮衣而不純注緣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之重因推言之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不實不然畫墨刑之非生於理古而重刑今也注言不實不然畫墨污瀦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犯注云畫墨者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象刑

一

車以象刑銘諸污其衣莽聞說下
詔申飭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櫛衣不純
中刑維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上刑櫛 下刑墨

象刑二

唐虞象刑

尚書舜典曰

不使冠飾

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

也

不虧其體

不虧其體人

畫跪當黥

慎

草纓當

劓

又曰有虞之誅也

履扉當刑

艾鞞當宮

案晉刑法志曰犯黥

者卑其中

犯劓者丹其服

犯履者墨其體

犯宮者

畫

衣冠異章服

刑法志

犯墨者蒙帛巾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

巾

犯劓者赭其衣

尚書大傳

犯臙者幪其臙

又曰犯臙者以墨幪

其臙處

犯大辟者衣無領

又曰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一

指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

辭者其刑墨

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兒攘竊傷人者

其刑劓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

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

之今之所不當得為也

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

刑注曰典常也

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又伊訓曰

臣下不匡其刑墨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

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臙刑法金勝木去

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臙脫其臙也

漢書曰黥劓之

政術部

刑律考一五十二

肉刑

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刳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都咸反面為劓字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刵罪五百鄭注曰刵斷足也周改臠作刵也

肉刑二

諸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刵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刵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

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刵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刵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刵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

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刻肌膚

刑建安中議者欲復肉

刑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續漢書

猶能衛其足又曰齊景公繁刑

蔡智

屢賤之智不如蔡葵

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斲脛左傳

師聲子譏而登席衛侯怒曰必

離刀鋸

忍刻截融

肉刑議曰一離刀鋸終身不齒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秦酷以施上服之刑案周禮上服劓墨也下

淫為劓劓極黥注曰苗人為始為四肢重罰五虐峻

刑文選曰重罰肉刑也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左傳

伯刑彊鉏君子謂彊鉏不能衛足

鬻拳

自納左傳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

卞和獻玉

卞和氏爭田楚王使工和獻玉於

於刑

卞和獻玉

卞和氏爭田楚王使工和獻玉於

奏王曰石也王怒刑其足左傳曰齊懿公與邴邴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醜之日人何以堪苗

民作而降咎垂誠呂刑

文帝廢以從寬稱仁漢牘刑

呂刑

曰今爾爾懲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不綱降咎於苗

注曰謂苗人作五刑天乃滅之

漢文帝去肉刑用笞

罰文選曰歌難為於

關下稱仁漢牘也

肉刑四

政術部

刑部

肉刑

四

原墨辟

辟其額而涅以墨

劓辟

截鼻

剕辟

剕足

辟

宮者次死之刑女子淫執置宮中

極於病

呂刑曰

死人也

極於病注曰刑以懲罰過非殺

增天且劓

六三

曰其人也

極於病注曰刑以懲罰過非殺

增天且劓

六三

報虐以威

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遏絕苗人

輕實重

易犯實重傷人刑加

彰罪知恥

晉書曰乃眾點刑彰罪而民知恥也

政

尚書德刑考曰象七

變易節氣

墨象斗度

增劓罪五百

原宮罪五

墨罪五百

周禮曰掌五刑

增劓罪五百

原宮罪五

百

刑罪五百

殺罪五百

死刑也已上並

守門

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

劓者使守

閹鄭氏注曰

守內

鄭氏注曰以

增墨者法火之勝金

劓者法

木之穿土

曠者法金之剋木

宮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肉刑五

對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迄今千有餘祀

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

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

政術部

刑部

肉刑

五

矣此纒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刑劓刵黥劓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

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晉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注曰設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

老小篤癰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

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

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政術部

刑部

贖刑

指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內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也承為荊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

廙子丹陽丞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贖刑三

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

差入穀蕭望之及李彊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竟不施敞議詳贖刑五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謂上疏論之詔下切

賁州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

當罰金

詳議

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

入半縑

史記曰

越石父

賢在縲紲之中晏子見而解左

死罪

三

後漢

明帝詔亡命者自殊死已下贖

捕安世

後漢

實憲

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

賀請

朱安世

以贖

子罪子敬聲

也西京

賦曰丞

相欲贖

子罪云敬聲

馬兵部

賁外郎

李知損

上書請籍沒其罪歸其貢物不納

於是

元弼

下獄

元弼上書請籍沒其罪歸其貢物不納

祖下

乃赦

元弼

遣歸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

乘寬

政久

多違

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

原五罰

有赦

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疑有赦注曰出金贖罪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官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

妾傷夫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

其道無

由妾願

沒入

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

下詔除

官奴

晉殿中帳吏邵廣盜官慢三張合布三

肉刑

十一

擗登聞鼓求為官奴以贖父罪時議者欲減廣死

罪以宗

等付

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右丞范堅駁曰以

宗此為

施一

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遂正廣刑不如

重罰

有權

免刑戮

刑戮

誤者之試張斐律序曰贖

穆王訓

夏

刑之

法更

從輕以布告天下

除贖

貢禹

請除

金罰

貨罰司兵注以金以貨贖罪者也

政術部

刑部

贖刑

兵及工直也 **百鍰千鍰** 罪贖以百鍰重 **曾赦疑**

從罰 **尚書** 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注曰

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惡

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 **推父陰贖** 本傳曰

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栢公成母

以赦免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訴

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有罪必

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 **原贖死金二斤**

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

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半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

兩 **諸侯不敬皆贖論** 言及不敬皆贖上書 **八議得減**

皆收贖 又曰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 **入錢五十**

萬減死 **漢武帝紀** 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 **買爵三十**

級免罪 **漢書惠帝紀** 曰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

罪入三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尚書曰 **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 **刑刑疑赦其罰倍差** 孔傳倍差又 **宮辟**

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孔安國曰六

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梠革** 管子桓公謂管仲曰吾

曰未可君使甲兵輕罪入梠革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增議 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

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政術部 **贖刑**

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增疏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
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
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
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
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增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
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
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
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
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
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
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關督獨孤被侵竊官田受納賄
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
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

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稜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真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

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旻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旻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誠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答令

增蒲鞭

續漢書曰劉寬為南陽太守遇民如

繫答

答訊

原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則撻伯禽鞭師曹左

魏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增鞭圉人

左傳陳餘欲起

張耳躡使受答去耳責餘

增鞭圉人

左傳子般怒鞭

曰今見一辱而死一吏乎

增鞭圉人

左傳子般怒鞭

能殺之是不可鞭

原撻之流血

記禮鞭之見血

曰齊懿公奪閭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邢公以鞭

一扶何傷

加答減答

漢景帝詔曰加答者其定律答者五百曰三百曰二百曰一百曰無得更人

其隣也

又詔曰加答者其定律答者五百曰三百曰二百曰一百曰無得更人

漢景詔

當答者答醫無得更人

罪乃更人

由是答者得全

未嘗撻

人

未嘗撻

增鞭作官刑

辦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為教

官之刑

夏楚收威

二物收其威也

記之

尚書侯以明

許嘉免父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

竟當得鞭

嘉叩頭流血

立秋施鞭

扑乃施鞭

竹箠長五尺

大刑法志曰諸答者箠長五尺其本

生革

去四廉

去四廉

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

去四廉

生革

徒刑一

原顧山

埽道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

刑五歲

當道埽除

伐薪

春橐

伐薪三年鬼薪徒也

刑當完

驅就

漢張蒼定律諸當完者

政術部

刑當完

驅就

政術部

刑當完

驅就

徒刑二

原斷徒

配役

施職事

凡害人之者實之園土而施

刑徒

漢注曰不使女徒復作

役重罪

周禮曰凡萬

諸司

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則有

計徒庸

左傳

而赦之

注曰役者使給百日之役也

城旦三歲

張蒼定律諸當髡者

材用

以令役於諸侯

城旦三歲

完張蒼定律諸當髡者

為鬼薪白粲

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隸臣妾滿三歲

司寇二歲

上詳

寇二歲

皆免為庶人逃亡

司寇二歲

上詳

及耐罪

以上不用此令

司寇二歲

上詳

周禮

曰司圜職掌收

役諸司空

大司寇職曰以嘉石

教罷民

任之以事

收教罷民

周禮司圜職

罪過

而未辟於法而害於州

收教罷民

周禮司圜職

民謂恐人

聚教罷民

周禮司圜職

曰以

不從化

聚教罷民

周禮司圜職

曰以

風俗

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卒罪

秋落之象

張斐

曰象刑者

許歷完士

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言

秋落之象

許歷完士

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言

秋落之象

乃收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

秋落之象

死輪作也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

秋落之象

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謂曰起治城春者歸人春皆耐外

有罪皆耐

秋落之象

皆三歲

有爵不奴

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與者皆

秋落之象

刑也

有爵不奴

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與者皆

秋落之象

歲女子七歲而毀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秋落之象

歲此司厲之職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秋落之象

豨勇

漢書曰豨勇侵竄王莽募天下囚徒名為豨勇

就役計日

秋落之象

私罪

以上赦免

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

秋落之象

死罪

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以法論則恩

就役計日

秋落之象

前事

則與律垂今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以法論則恩

就役計日

秋落之象

刑部

刑部

刑部

秋落之象

鍾布天下而罪不能
貸臣為陛下不取也
死罪以下五代梁乾化二年德

徒役漢書黥布傳曰音降死罪以下囚罷

曹宗為城旦曹參傳曰參世孫上罪三年而舍司園

改者云云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并周禮男

子入於罪隸司屬職曰其奴男子入於春臺圜土罰人而不

虧財周禮司圜職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

徒刑三

判文苑英華流人降徒刑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

名公間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淫頃以

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

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看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

渙然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寬雅符平典刑部

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增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屆瀛州屬刺

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

耶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

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

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

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

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寔少焉

流刑二

編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編武不齒之服注曰所放謀反徒
降為流 免以配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

流者九十二流為併者七十一
刑而役者寒暑不釋繫械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
盡而無以至於
死其皆免
辭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

刑自宜逃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有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不韋司馬遷答任安書曰 莊舄莊舄曰越之流人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舄去人滋久思人滋

黜惡 流凶凶四 播棄 謹謫 流放 投荒

徒不毛孔明曰徒 禦魘魅左傳曰投之四 分北

三苗 書 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君不忍 舜流共工書

舜流共工

緩死申恩

移人禦魅

流在裔土

以

實裔土

虞翻徙交州

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

書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蔡邕徙朔方

後漢蔡邕傳

劉卽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

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

私事請託於卽卽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

尚書召邕報楊復書曰昔徙此者歲餘皆得旅返自知罪

郡太守馬季常或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旅返自知罪

廢不敢

慕此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禱祝於四

裔左傳指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舜典孔傳曰五等之

裔九州也

放謹兇于崇山以變南蠻

罪亦有三等之差四

中國也

流刑四

流刑四

放謹兇于崇山以變南蠻

罪亦有三等之差四

增

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

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

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

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隕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

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埃一階

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

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

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

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鬼肝腦塗

政術部

政術部

死刑

死刑

地無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
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減荒陬負德
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死刑一

增釋名曰斬斃也斃加兵即斃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
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眾棄
之

死刑二

增家語曰邾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

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
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
市 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
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
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
誤斧昭陵栢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
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
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
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
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議緩 贖疑 易曰議獄緩死 大辟死刑也死罪
莫大 無小 刑莫大之刑也 必當 不恨 月令曰
當漢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 刑於市 肆諸

朝上詳死刑一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四

原止殺書以殺制命書曰制長無肆掠詳擄象

天之刑書刑德考曰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如水滅火白虎通曰火辟謂死也如

水滅
磔之於市
刑法志曰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注
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

肢體分散釋名曰車磔曰輶輶散也

齊王行車磔孔叢子曰齊王行車磔之刑羣

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礫之刑竊謂下吏之過齊乃除車礫之刑

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喬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

公曰往裔天下賢者也何為誅之太公曰裔也
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威王

烹大夫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政術部

刑監規則卷一百五十二

死刑

政術部

刑監規則卷一百五十二

死刑

簡子沈鸞傲

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傲于河曰吾嘗好矣而鸞傲為之吾嘗好矣而鸞傲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傲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傲來之吾

誅伯鯨於羽郊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鯨誅曰

兵誅之 斬防風於會稽 又曰禹朝諸侯之君後至而禹稽

之 少正順非而澤 孔子曰天下有少正者五門人進問

非而澤此乃人之 丁公為臣不忠 史季布傳曰丁公

祖高祖曰兩賢豈相 阮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將常窘高

謁見高祖斬丁公以 狗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

也斬之使後為 晉文斷顛頤之脊 顛頤之脊以狗晉

臣者無效丁公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

至故也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

僕

地 考得其情竟命於獄 詳死 念施行之後不可復

生 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

殺之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 鄧析

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 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子

誅之

族刑一

原 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

具五刑

族刑二

政術部

刑部

族刑

三

及嗣

禍宗

虞書曰罰弗及嗣朱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連坐

濫施

夏刑

孥戮

秦法

族誅

尚書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

漢書曰族滅之計

在父兄之不知

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

暴虐

威以三夷

商紂

毒痛

罪及九族

族刑三

罪人

以族

秦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

誹謗者

族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霸上

十一月召諸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

荆軻

沈七族

文選

注曰

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

以古

沈沒也

張晏曰十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曾孫

以古

非今者族

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

威以參夷之刑

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利皆長距終得擅

場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

溫舒罪至五族

漢書曰王溫舒為右輔行

有變告溫舒受負

高后除三族罪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

詔曰合除三族之刑

族刑四

表唐

李嶠為百僚賀恩制

逆人親屬不為累表曰臣

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末季陵夷之道

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

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

政術部

刑部

族刑

三

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愷澤在
予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
亂臣于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
下傷澆浞之為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
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殲其魁而
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
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
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
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有造於羣兇也而聖
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

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
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舍其垢責其效而要其
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
與維新無以匹此舍弘方斯滌蕩

罰親

原刑放

左傳曰刑放於寵

不隱

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侯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而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為國施刑不可不正其議親禮餘以直傷義故疑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也

數惡

詳上註

血屬

義不掩恩

門外理

威

政曰議親

刑部

罰親

重

克厥愛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罪無掩蔽

刑不頗

邪傳

大義滅親

左傳曰大義滅親

增

貴戚必禁

月

雖有貴戚近

原季子過惡

為季子諱公羊曰公子牙卒不稱殺

諱君親無將心誅之

緩追逸賊

穀梁子曰鄭伯克段而

惡鄭伯無將心誅之

不以父成刑

史記曰楚

法貸人

晉荀晞從母弟求為將晞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後果犯法晞斬之詳死刑二

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惟惡

君

是疾

雖親必誅

惟令是行

雖親不隱

宜准律

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

雖親惟立

論

論

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思欽恤

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恩重掩義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獻欬而行叔牙之誅

為

增

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

左傳鄭伯克段

法斷恩

漢武可昭平之奏

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

萬預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傳

母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

帝法今誅之何面目

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公族刑

原死刑

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

禮記曰骨肉之

增無絕

獄成

獄成有司獻于

公族刑

公族刑

公族刑

公族刑

公族刑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政術師

公公曰有之三省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原罪三省詳上議八辟
周禮八辟一親疎之比也
曰議親之刑無官刑不罰其類也不即市周禮凡族有罪不即市注
司正術以公族之罪雖親不磬于甸人記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恩雖切於棟華 法宜除於蔓草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原議故周禮八議刑故獄成申恩 屈法 雖久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

效於二天 惟惡是去雖舊必誅 惟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 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獲戾大為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為亂

不齒
原廢以馭罪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降為庶人
書曰降霍叔為庶人三終身不齒禮曰有不率教者
齒 三年不齒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元
冠縞武禮曰不齒之增不齒仕版宋太宗端拱元年
政術部 尚監貢 不齒 財產沒官

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冕等賊吏不可復齒什版止令釋遣之

財產沒官

原馭貧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

沒入

奪駢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

沒先居列

曰宋人向氏學盜俄以

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政術部三十二

赦宥 宥過 用法不平

淫酷 改過

待罪 贓貨

赦宥一

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

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

詳贖 刑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

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

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赦宥

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母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殷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

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

委轡

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

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

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原荀悅漢

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潜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增**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

丁巳之日南風從已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增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繫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戮一不孝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

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殺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

廼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增

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原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

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增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

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原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

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

開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

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增**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

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原**北齊書曰赦日
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閭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
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增**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
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
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 隋書曰張昺為天
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
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昺上密奏
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
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
旱為灾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昺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錄囚徒
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
秋分還繫所因敕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
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
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
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
啞凡養狼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
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
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

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負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
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
具存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
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原雲出 風來 俱詳赦 過市 入關 上詳赦宥一
下詳赦宥二賈

動籥 鳴條 赦令將至擊室籥動詳 大恩 小

惠 躬耕 親政 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
躬諸葛亮 躬耕千畝大赦天下 吳志曰孫亮太

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 吳志曰孫亮太
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
行幸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王

隱 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
月辛酉上幸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 湖開 帝元封二

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 吳志曰
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

長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 銀印
開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吳郡言是改年大赦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是改年大赦 銀印
鴻前趙錄曰劉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

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
以為已瑞大 外臺 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

武於明堂祀畢外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
曰咸熙二年十二月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

大赦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
天下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

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 何法盛晉中興
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政術部

饗芳氣清穆其赦 **鶴留**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

天下令咸得自新 **鸞舉** 帝巡於北邊上見羣

曰嘉瑞並見其赦天下 **烏啼** 元

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

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鳥

啼聲叩閣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聲甚厲集

筆端堅而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

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中呼之須臾不見 **增** **滌穢**

蕩瑕 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 **金雞** 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

鼉鼓 西都賦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

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 **原** **甘露降** **景星見** 漢書

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

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 **蜀志曰後主景曜元年景星**

見於是大 **增** **封三錢** **受八寶** 史記曰楚王序將赦

錢黃赤白金也虞夏商周金幣自此三品慮人逆知有

赦者或竊盜故封之 **原** **詩詠蓼蕭** **易** **穰渙汗** 詩序蓼蕭澤

工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八寶之數與受命鎮國二

寶通曰八寶 **赦過宥罪** **議獄緩死** 上易解卦 **開釋**

渙汗其 **昭蘇** **欣戴** **悅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

慈有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惡**

蕩穢 **蹈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建中** **仁必好**

生 **政焉用殺** **數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轡**

之懷 **兼追解網之德** **浹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

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霑雷
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景措刑 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
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敝 廢而不用何
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
文先王明錄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礦石 無誘倖
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屬禍亂

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
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
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 民之
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原

效天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

鏡古

緬鏡前古

藉手

苟有藉手鮮不赦

始 宥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

舜典好生之

更始

漢宣詔

布新

除舊

肆眚

春正月肆眚赦其罪也

勝殘

論語勝

楚赦鄭伯

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

漢平帝詔曰赦令

舉赦前事非重刑

隱赦行刑

少恩為勃海太守每赦

政刑部

鼎監頤函卷一百五十三

赦宥

九

到輒隱蔽行刑罪畢見原不出張磐字子石為交趾太守被誣入罪會赦

乃出赦書坐免官增貫索夜見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

獄詳赦宥二增驛馬夜流北史徐路傳曰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

宗遣人出城候以召和氣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

馬俄而赦至以召和氣不赦然舍是無以召和

氣其大務從寬大明寶訓曰宋仁宗景祐四年上卿等

赦天下廣詢民間利病著曠蕩之恩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勇

為條目務從寬大曠蕩之恩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

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

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

王之師探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

以使入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省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一肯掩大德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叛而執之服而舍之並左舊染污

俗咸與維新尚書

赦宥五

原詩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園

狴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

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又答寧處州報赦詩曰書

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

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

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思隆一作平之道也寔就

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

政術部附監類編卷一百五十一赦宥

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宏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
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
冀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雨女紅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原詔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
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
情永言增歎今郊裡載洽幽明允從恩崇嘉祉被之兆

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
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
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
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
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
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關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
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褰裳遠
取唐虞終同脫屣實憂幽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
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冰有睠終朝始
發晉陽九尾呈祥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

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
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
共億兆同始茲日

原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
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語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
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
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
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增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
滌冤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

之徒罔不胥悅臣聞氣沴爲妖蒙蔽二曜而祥風掃蕩
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
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
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圓丘敬申猶顧已以求瑕
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
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恩
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
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
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旣備慶澤載流旣
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勲而

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宋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曰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急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陞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蒞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邃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瘼咸與維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

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被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寢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跂蠕乎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

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邊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昊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膏災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赦過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獲宥 左傳曰幸若獲宥 不宥 尚書曰不

有注言三犯罪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瑕 雖小不宥也

出輕繫 禮記孟夏出輕繫注 附從輕 禮記附施刑也

赦從重 禮記赦有重 宥過無大 書 改過無由 史

繫上書曰 宥過無大 書 改過無由 史 申恩屈法 議事原

政術部 開監領編卷一百五十三 宥過

情 政先執禁 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增 細微之愆 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合宜先清府內且謂畧遠縣細 觀過知仁 漢吳祐遷微之愆太守賢之遂任以遠事

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過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原** 有

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 執禁齊眾不赦 禮記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恐

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畜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當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 吾憂 自訟 論語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責也 叩首 洗心 後漢宋杲性悍喜與人報仇郭

刺史多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 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 不遠復

有令圖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左傳曰秦 可微辨 禮記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孔子曰顏氏之

不復行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也行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易曰見善則遷有過改

而勿憚 悔亦可追 君子能補 小人必文仲尼曰

者君子之過也又曰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晉周處為

後知之乃改行諸洛尋師見二陸也漢仇覽為亭長

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籬落修整此

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親至元家宜嘉後覺 盍恕

前非 既反迷途 請寬昭憲 改行率德 徙善遠

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文選

改過二

原脩省易曰君子以怨艾孟子曰太甲悔憚改論

憚改則勿能改左傳人誰無引慝負罪省愆毀

憚改則勿能改左傳人誰無引慝負罪省愆毀

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攄於堂前作鵬欄頗施小巧

時毀改轍洗無循枉枉事不正也不正無作非書

無恥過受責惟艱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善補无

咎易曰无咎者增兄弟相遜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

將解印詔者慙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人退自責後漢

魯恭為中牟令值人爭田恭禮義責讓後魏裴安祖

為平理典直皆退而自責禮義責讓弱冠辟州主

義責讓之此人明曰兄弟相訟祖名其兄弟以禮景駿

授經唐章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感義原今是昨

非 朝過夕改 時有不仁未虧君子 過而能改則

曰大賢 誰無能改善莫大焉 先迷後得臨事雖不

政術部 開監貢函卷一百五十三 待罪

三思 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

待罪一

原席橐

秦應侯范雎失舉

免冠

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

布車免冠伏斧鑕伏闕下待罪蘭大夫也

范滂

後漢縣令欲解印與逃滂曰何

故累君致令

巴肅

范滂事同

坐橐

王音坐橐以就刑也

負荆

敢逃

左傳曰敢逃刑命

不逃

有罪不逃刑

意如待罪

左傳曰晉責李孫意

如逐昭公意如練冠麻衣跣行待罪

賈生

罪

漢賈誼罪長沙

待罪二

增表

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

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

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

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

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

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

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

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

詩序曰苑柳刺刑罰不平

文深

漢張湯文深意忌

抑彊

漢嚴延年為河

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難陷法曲文出之疾惡

後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好節擊所拔用者皆勵行士諸

政術部

崇鑑錄卷一百五十三

用法不平

七

也 偏什 曲文詳 過罪 荀子曰古者刑不 頗類 偏

黨 不循法 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

為兩効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以人主意為獄

重効延年察 不應罪 刑不應罪 不當罪 不當罪則

知遂殺繡 上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與宰封成爭囚伯州犂

也 下其手 曰戊戌方城外之縣尹 高下其心 隨上釋

治 漢張湯為廷尉所以導囚意也 高下其心 隨上釋

刻吏多為爪 越法縱捨 罰明時越法縱捨也 同罪

異罰 左傳曰同罪 撓法曲法 活之憎者曲法殺之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一 淫酷

原地曰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

空主獄官也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脫鉗及衣

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囚不勝痛自刎死者歲數百十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鉄在 次骨 塗

足者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晉王宏字正宗為河

面 漢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

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 鑽鑿 刀鋸 國語曰大刑用

鑽鑿 薄刑用鞭撻 增 炮烙 桎梏 通鑑紂為熨斗以

也 下詳 劉龔 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姐

手爛更膏銅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姐

已以為笑樂名曰炮烙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作沈命

梟 則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作沈命

梟 則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起於是作沈命

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盜賊起於是作沈命

賊浸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殺匿盜賊者沒其命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
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留不返因納賄
交結翰命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救下就第辭
翰奏聞帝乃以擢屍賜更令決屍而殺之
赤豹酷吏傳曰都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
為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
豹御史嵩為赤豹全交為白豹旭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
若違教 褚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奸邪並生褚衣塞
路天下怨憤而叛之 隋志曰秦落嚴霜於政教揮
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於肌膚
於後元鉞肆朝 漢奸邪並生褚衣塞
市儲衣飄於路衢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
皆伏誅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二州性刻苛明吏
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
顧

可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少長皆坐
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櫬 僊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
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
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
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訊囚酷
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破家反是實等
名號或以橡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
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櫬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謂之僊人獻果或使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
女登梯或以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
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
數人皆甚於虎狼焉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諫不納
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
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者謂曰
吾豈求財者耶但謂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
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
政術師 崑崙頤卷一百五十三 淫酷

來而屬無類矣帝原淫縱枉撓鞭貫立威筆

削入罪毀身焦膚分骸斷首法家少恩文吏

巧詆屏棄仁惠專行毒痛雖稱疾惡無乃忍

人吏惟巧詆刑則濫施商鞅嚴刑自救延年

酷法見誅既乖勿喜之言豈念如傷之見

淫酷二

原酷烈揚雄解嘲曰呂刑慘礲史記曰韓非喜刑

急縱出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樂殺人失樂

者不得志依勢作威尚書無勢位也倚法為削尚

於天下也報虐以威尚書注曰以我之威

無倚法以削注倚刑報虐以威尚書注曰以我之威

北風其涼詩序北風刺虐也淪胥以鋪詩曰若此無

淫刑以逞左傳委曲生情王法大刑不可以苛為察

漢書景公繁刑齊景公繁刑者故晏子曰踊貴履賤楚多淫刑左

楚多淫刑其大秦設重刑漢名臣奏曰秦設渭水

盡赤商君臨渭水論囚七命曰傷人焚林斷木不時

立刑不當號為屠伯漢書嚴延年為河南守峻刑酷

人命傷人嚮棺之喻史記今獄吏以苛為察後坐枉法殺

母誅死其嚮棺之喻史記今獄吏以苛為察後坐枉法殺

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亦猶此也婦墓之譏文選

公高門以待嚴母也微文深詆宣減舞智御人湯張

墓而迎喪嚴母也微文深詆宣減舞智御人湯張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刷剔膚五代劉守光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

鐵籠罩首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為鐵籠罩囚首加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興未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因多不服奈何與曰易耳內之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
原尹賞號虎穴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為一黃覆以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為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成東濕薪甯成操下如束濕薪言急也

贓貨一

原尚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臯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賄賂不行
增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

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贓貨二

增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後魏書曰鄭義在兗州性貪恠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入東門賣之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

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

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贓貨三

原無厭

自止

左傳曰晉有羊舌肸者黷貨無厭禍將及矣

家小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

皆散之親故宅

宇不華於昔

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慙自殺宣移書掾王昱府

以顯其魂也

居中子襲貸官綰十四

冰撻之市綰還其官

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

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謝鯉免官

市臣心如

鄭崇曰臣門如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鬻刑

水之心遂爽

刺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

簠簋不飾注尚遷就諱之也

貪泉之戒靡聞

如

誼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

侯之獄

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鮒鮒子獻子將

受之閭沒汝寬當食三歎諫而止

叔魚納雍

子之救罪邢侯

叔向曰鮒也需獄

求公坐

刑放

貨聞

厚賂

深繩

買直

罪

賊貪賄賂

撓刑書

不思潔已

曾是徇財

財

惟苟得

法必私行

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清既

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

求

政以賄成遂受梗楊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

四知

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求

公坐

刑放

原附益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賣

政術部

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賊貨

三

賊貨四

乾沒漢叔交私湯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應
記漢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
為與宣封記漢鍾離意為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
書相宣封記漢鍾離意為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
發食物漢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屬所生贖賄賂
以贖賄賂官以貪賤貪以敗政以賄成之相傳王叔
刑放於寵賄賂公行賄賂公行賄賂公行賄賂公行賄賂公行
受金加賞漢武時張武受金受賂更賜萬字漢皇甫
為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不得為吏漢文市時
貪更以財物賜之吏懷慙自殺不宜處位漢陳湯盜收
禁銅不得為人贊壻及吏坐贓皆受悖入貨禮受悖入之貨沒
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臣

辜推財陳咸為少府鈞發姦賊沒入辜推財不鞠賊
杖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賊杖鞠
人嘗曰鉅人於聖世尹不忍聞者感激京師肅然
不坐懷私管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
懷私不欲異鄧入財產以班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
然為清慎所鄧入財產以班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
賜與京師吏唯周澤孫堪常仲特蒙得贓穢不拜顯
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班
賜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
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子受賂不相習劉
寔子夏以貪污棄於世寔坐夏受賂免官或譏寔不訓
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習豈教訓可得乎
世以寔子受財不為累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
言為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許允擅用罰錢魏侍中
政以其用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許允擅用罰錢魏侍中
政以其用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許允擅用罰錢魏侍中

用罰錢減
死遷徙
陶謙唯有贏錢
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磐搆有錢簿謙在官清

賊貨五

增判唐受囚財物判曰鬻獄賈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
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
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廢
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
反

